

澄庄

花城出版社

香港

岑凯伦作品集 (21)

花城出版社

岑凯伦作品集

21

澄庄



花城出版社

粤新登字 05 号

责任编辑：谢日新

澄 庄

〔香港〕岑凯伦 著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广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1.5 印张 2 插页 250,000 字

1997 年 12 月第 2 版 199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60-1308-6/I·1161

定价：15.40 元

独家版权·翻印必究

序

阡 陌

我写序本是偶一为之，当初席绢、于晴、沈亚、林晓筠在大陆籍籍无名，大陆读者对她们的作品一无所知，需要有人介绍，于是由我担纲承担了任务。

四小名旦一炮走红，特别是席绢席卷大陆，也使阡陌的序随着她们的作品走入读者圈，一时间几乎成了只要书上有阡陌的序便是真作、佳作，殊不知不法书商盗版制假有术，他们或抄袭阡陌的序移花接木，或请人捉刀，制造假序。1996年8—9月间全国冒出五十二种假席绢著作，十二种假于晴著作，还有其他四十七种假的真的台湾言情小说，几乎无一例外都有署名阡陌的假序言。一时阡陌的序满天飞，文字拙劣者有之，前言不搭后语者有之，错误百出者有之，使阡陌成了推荐假书的祸首，信誉大损。为此，我立言不再写序，这样也好划分时段，便于读者区别真假，以正视听。

然而，不少读者来信要求我不要因此而停止推荐佳作，有位朋友劝告道：“东西让读者鉴别，才是正道。”为此接受花城出版社的邀约，向读者推荐香港爱情小说女作家岑凯伦的五十余部真作。

岑凯伦小姐从80年代出道走红至今已蜚声“爱坛”，独领风骚十余年。

我想任何一件事物，能够存在必有它存在的缘由，这个缘由就是广大读者心中的“需求”。

进入七八十年代，随着台、港、新、韩四小龙从崛起到腾飞，香港社会经济日益繁荣，此时读者要求文学有新的面貌，为此带来了文学内容和

作家观照生活的观念的巨大变化。作家的着眼点不再注目于灾难的人生和灾难的社会,而是以欣喜的目光,注视着周围变化了的社会、变化中的人生,作品由摹写沉重曲折复杂的往事,转向了轻松、欢乐、充满情趣的当代生活,这是高生活品质在作家头脑中酿化后的产品。岑凯伦在这一阶段跳上香港文坛,成为最受读者欢迎的优秀爱情小说作家。就是这一阶段,读者需求催促了岑凯伦的成长和发展。随着大陆改革开放,社会大踏步走入经济发展的高速公路,人们对台港社会和外部世界的了解欲望和兴趣越来越浓厚,而岑凯伦的作品正是反映香港这条小龙腾跃时期的社会特质和生活品质的,反映的虽不是主流社会,但毕竟是可以透过它看到七彩照光的一个水滴。因此岑凯伦很快拥有了大陆读者。

岑凯伦的作品语言质朴优美,故事情节一般都比较圆满,由于前后有六十余部作品问世,前后风格有较大变异,早期的比较凝重,注重故事情节的曲折,感情的波澜跌宕,如《澄庄》紧紧围绕人物命运去展开故事:少女朱贝儿因生活贫困而退学到某会馆做吧女,被花花公子高卡达看中,高卡达千方百计地将朱贝儿追到了手,但他是个极不负责的人,始乱终弃,使朱贝儿受到很大打击。朱贝儿为了不使自己沉沦,白天干活,晚上读书,想依靠自己的努力重新站起来。此时,偶遇富家子卡迪,卡迪对她倒是一片真情,朱贝儿答应了卡迪的求婚。然而,命运真是捉弄人,一进卡迪家竟发现卡迪是高卡达的弟弟。虽然卡迪爱朱贝儿,但高卡达却千方百计作梗,使两人的婚姻一波三折。小说就在这样复杂的情感交锋中向前推进,产生妙趣横生的动人情节。这在早期作品中是颇具典型意义的一例。

而在近期的作品中,则较为贴近现实生活,写作语言也较前更为活泼风趣,例如:她的最新一部作品《野玫瑰和郁金香》描写一对亲姐妹与一双守旧老公婆之间的矛盾冲突,新旧思想之间的斗争,充满了谐趣,风格与前迥异,不过也许是年龄关系,她缺少席绢这样更年轻作家的俏皮、幽默。席绢的作品有时可以让人忍俊不禁地忘情大笑,而岑凯伦的作品只是让人端庄地笑,会心地笑,至多哈哈一笑,没有哈哈再笑。当然这已经是很不错了,因为她重的不是表现形式,更重作品内容揭示的社会意义。

內容提要

香港少女朱贝儿因生活贫困被迫脱下校服到某家会馆做吧女，被花花公子高卡达看中，千方百计地追求贝儿，然而始乱终弃。在生活的苦海之中，贝儿白天干活，晚上读书，靠自己的努力重新站起来。此时，偶遇富家公子卡迪，面对卡迪的真诚与热情，贝儿答应了卡迪的求婚。然而一踏进高家门，命运再次作弄了她，原来高卡达正是卡迪的哥哥。虽然卡迪对贝儿一往情深，无耐卡达从中作梗，使贝儿的人生道路一波三折……

1

贝儿由书店出来,发觉天上下着倾盆大雨。

很久没有下雨了,这些日子又闷又热,气压低,压得人几乎透不过气来。

这场雨下得真好,该是喜雨了!

不单只湿润了干枯的土地,连人也滋润起来,贝儿深深吸了一口气:唔!好清新的空气啊!

该回家了,可是巴士站离这儿那么远,平时走走路没有关系,可是雨那么大,跑到巴士站恐怕自己浑身湿透。

阔气点,破破例,坐计程车吧!

但是,要坐车还得过马路,这边是不准停车的。留心一看,对面有个圆顶上盖的小小建筑物,可以在那儿避雨候车。

她看准路面没有车辆经过,于是把手提包放在头上,眯着眼拚命向对面走。

雨真大啊,脸上全是雨水,视线也模糊了,她想着,“砰”的一声,她感觉到,她碰到一个人。

“对不起,对不起!”她连忙说,也不管对方是谁,总之是自己不对。

“雨太大……”那声音,好亲切,好动听的。

她靠在墙上喘气,从手提包拿出一条手帕来,抹去脸上的雨水。

“这本书是你的吗?”

“啊!”还用说,一定是顾得了这样又顾不了那样:“是

澄 庄

的,谢谢!”

“都湿了!”他向她笑,笑起来像个好可爱的孩子。

“你也湿了!”贝儿轻声说。

他点点头,又笑了,好齐好白的牙齿,好深的酒涡,他也靠在墙上用白手帕抹雨水。

可惜,一套名贵的西装,也湿了!

贝儿稍作休息,她开始去拦计程车,不错,是有计程车经过,但是都客满,她的手都扬酸了。

“下雨天,拦车不容易!”他说。一张孩子脸有一对神采飞扬的大眼睛。

“是的!雨太大,乘客没有选择。”贝儿靠回墙上:“等一下,也许雨停了,会拦到计程车。”

“这场雨不会停,会一直下到明天。”他看看她,其实,他一直在留意她。

“你怎会知道?”

“看!我由对面的唱片行出来,那是我朋友的店,他听过天气报告。”

“噢!天!”贝儿仰头长叹。

“我可以帮你吗?小姐。”

“帮我?”她诧异,侧起了头,他有本领拦到车子吗?

一辆金影劳斯莱斯停在他们面前,司机下了车,撑开一把伞过来。

“让我送你一程!”

她瞪着那劳斯莱斯,像看见怪物似的,心头一慌,连忙说:“不,谢谢!太麻烦了,不!”

“我是诚意的,小姐。”他站在她面前,动人的笑容又出现,从他的眼睛,看到他的真诚。

她无法抗拒,而且,她知道不能在这儿等天明。于

是，她点了点头。

司机遮着她上车，他跟在后面，雨真大，有伞遮着，衣服还是湿了。

“府上在哪儿？”

“在……”她不能让他知道她住在哪儿，她说了她家附近一条街道。

司机马上开车。以前，贝儿也坐过劳斯莱斯，是银影，觉得很舒服，现在感到浑身不舒服，希望马上到家。

“我刚由外国回来不久，名片还没有印好，我叫高卡迪，小姐呢？”

“我……”不要告诉他真姓名，骗他？刚才已经骗过了，地址是假的，姓名也是假的，太虚伪了吧！“我姓朱！”

“朱小姐一定还在念书。”

“白天做事，晚上念书。”

“太辛苦了，为什么白天不念书？”他真天真：“日校比夜校好多了。”

“我知道，但是，我没有能力负担日校的学费。”这些事，她倒不想骗他。

“外国也有很多学生一边念书一边做事的，这叫半工半读，很普遍。”他也不笨，知道不该再坚持日校：“朱小姐，你一定很忙。”

“唔！每个星期只有星期日可以休息，像今天。”

“下个星期日我们去吃一顿茶，好吗？”他说话永远是那么温柔。

“我不知道下一个星期日是否有空，我通常利用星期日去办很多事。”

“我们事前通一次电话，没有空可以改期。”他低下头在写一些东西，然后把那张便条交给贝儿说：“我下星

期一才上班,公司的电话我记不到,这是我家里卧室的电话,我差不多每日七点钟就可以回家。”

“谢谢!”贝儿把便条放进手袋,但是她知道这个电话她永远不会打。

“你的电话呢?朱小姐。”

“我?”又是一顿,给他电话,倒不如让他知道她住在哪儿:“在公司打私人电话不大方便。”

“府上呢?”

“这……”她面露难色。

“我明白,一定是伯父伯母不喜欢你随便交男朋友,我妈咪也一样,她对我们几兄弟都不管,可是对我家小外甥女却特别紧张,迟点放学回家都担心。”他似乎真的很了解:“等会儿我送你回家,让伯父伯母看过我,认为我是个好人的,我们才交朋友!”

“家里没有关心和等待着我的父母。”贝儿一字一字地说:“我是个孤儿。”

“对不起!”他皱着眉,有点手足无措,他是个不愿意伤害别人的人,一看就知道他心好。贝儿见了不忍,终于把电话写下来交给他:“我只租了一个房间,电话是房东太太的。”

“我知道,我不会在电话里唠叨!”他又笑了,很用心地把纸条折好放在衣服的口袋。

“我到了,请停车!”

“阿祥,撑着伞送朱小姐到门口。”高卡迪回头问:“哪一家?”

“不用了,雨已经没有那么大了,谢谢!”贝儿推开车门,马上向前走,一拐弯,不见踪影。

跑着回家,喘着气,全身尽湿,开了门,房东太太刚在

客厅：“怎么像落汤鸡，快换衣服。”

“苏太太。”贝儿喘着气说：“有一个叫高卡迪的人打电话来，说我不在。”

“又是公司里的小子？唉！一天一个，放心，我会对付他。”

以后一连几天，贝儿回家，总会听见房东太太说：“那姓高的小子又有电话来，天天打，他不怕烦？”

贝儿回到自己的房间，抛下书本，疲倦地倒在床上。

她想起高卡迪那张可亲可爱的脸，那甜甜而充满稚气的笑容，那双有神，充满感情和真诚的眼睛又是那么迷人。

分别十几天，她从来没有忘记他，只要一有空，他的影子就在她的脑海中出现，为什么念念不忘呢？难道是一见钟情？

她寂寞的时候想到他，孤单的时候也想到他，偏是她又孤单又寂寞，所以更加难以忘记高卡迪。

正如房东太太说，追求她的人，一天一个；一起工作的、同一大厦的、公司的大客户、认识的、不认识的，甚至房东太太的朋友侄子……房东太太说她迷死人，谁见了她都忘不了。

但是，她看不上那些男士，没有一个喜欢的，高卡迪她喜欢了吧，人是不错，外表也吸引人，就是不喜欢他的劳斯莱斯，和那穿制服的司机。

高卡迪的电话差不多来了一个月，突然停住了，苏太太说：“这个人太烦了，我索性告诉他你已经搬走！”

啊！怪不得，贝儿刚才真有点失望。

就这样断了，贝儿心里很矛盾，一方面为摆脱他而高兴，另一方面，高卡迪的电话不再来，她有一种遗失了心

澄 庄

爱东西的感觉。

这天，她下班由大厦走出去，走了几步，突然一辆宾士跑车驶过头，停在她的身边。

贝儿回头一看，那张可亲可爱的面孔在她眼前出现。

“你……”百般滋味在心里。

“朱小姐，请快上车。”他开了车门，向她微笑。

她知道这儿一带不准停车等候，中环商业区处处如此，加上高卡迪那一脸的甜笑，她在心理完全投降的情况下，终于上车了。

高卡迪的酒窝更深，车向前驶，不太快，下班时候，车多人挤。

贝儿坐在车里很舒服，其实，只要不让她坐那些名贵的劳斯莱斯，没有司机伺候她就舒服。

“我打了很多电话到你家，烦得房东太太叫救命。”

“对不起，我……”

“我明白的！”他没有半点不高兴的意思：“不听陌生人的电话是平常事，只是希望现在我们已不再陌生。”

高卡迪气量很大，也不唠叨，她喜欢他的爽朗性格。

“我们是朋友吗？”他回过头，看了看她问。

贝儿点了点头。

塞车，一行一行的，开车的烦，坐在车里的也觉得很有意思。

“看样子一路上都要塞车，我们倒不如先去喝杯茶，不要跟别人一起挤？”

贝儿想了想，点点头。

喝茶也不容易，那些大酒店的咖啡座一到五点多都挤满人，但是高卡迪一走进去，立刻有个经理过来招待他，

并且把他带到一张近窗的桌子，桌子有一瓶很美的白玫瑰。

“我认为你比较喜欢白玫瑰。”

贝儿四周看看，每一桌都是红玫瑰，只有他们这一桌有白玫瑰。

“真好运气，一来就找到位子，还是插白玫瑰的呢！”贝儿天真地说。

高卡迪想说什么，竟然又停住了。

要了饮品和三明治。

“朱小姐，我今天见到你不是偶然的。”喝咖啡的时候，卡迪说。

“你不是路过见到我的吗？”

高卡迪摇一下头：“你告诉我已经做事，我猜你一定在中环区上班，我弄好了驾驶执照，自己可以开车，便天天到处兜圈，希望能遇上你，今天，我真好运气，终于让我可以见到你。”

“为什么？那不是太麻烦了吗？”

“认为值得的，就不觉得麻烦，我要找回你，不想失去你。”卡迪牢视她：“因为我对你一见钟情。”

“你……”咻！好大的胆子，贝儿感到双颊发烫。

“吓着你了，是不是？又或者你心里会问：这句话你跟多少女孩子说过？”

是的，贝儿真想问，他为什么这样聪明，像X光，看透了她的心事。

“我坦白告诉你，我没有说过，今天，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说，因为以前从来没有人令我对她一见钟情。”只要看见高卡迪那双真情流露的眼睛，谁也会相信他的话：“你以为我很纯情，情场的新手？也不是，我有很多女朋

澄 庄

友，我天天约会天天玩，由英国玩到法国，由法国玩到美国，人家给我起绰号，叫我 PLAY BOY，我是不是很坏？”

“能够承认自己坏的人，总不会坏到哪里去。”贝儿很高兴他的坦白，谁没有过去，只是大多数的人不肯承认自己的缺点，相反还觉得自己很对。

“我十六岁开始交女朋友，一直玩，足足玩了八年，”他一声感叹：“二十四岁，人家刚开始，我已经要结束了。”

贝儿一愣，这是什么话？“你不再交女朋友了？”

“结束过去荒唐的生活，好好的交一个女朋友，比如你！”

“我？”贝儿心里卜通卜通地跳：“我不能，我有过污点，有许多缺点，我不是个好女孩。”

“污点在我们认识之前就有的，我没有权过问，谁无缺点？缺点可以改，你不是好女孩，我何尝是好男孩，公平又配合。”

“我很穷，穷不能改！”

“穷不是缺点，不用改。”高卡迪那双多情的眼睛看着她，令她心动：“我们彼此相交，是交感情、交心，不是交换钞票，答应跟我做朋友，好吗？”

贝儿犹豫着，她不是下定决心？尤其是那些富家子弟，她发誓要远远避开？她怎能跟他交朋友？可是，另一方面，她又不能否认很喜欢他，他的外表、他的性格，她全喜欢。

“给我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好吗？”

看着他的眼睛、他的笑容，贝儿心软了，结果，还是答应下来。

卡迪很高兴，忍不住的笑，像小孩子吃到了糖。



卡迪比贝儿大四年,但是,她觉得卡迪比她小。

是不是她的心境老了!

卡迪知道贝儿早上上班要挤巴士,一大清早就起床,为了让贝儿多睡点,不用她挤巴士,因此卡迪每天来接她上班。

下班为了避免塞车,总是先去吃下午茶,要是卡迪开会或有生意上的事务,贝儿就先到约定的地点,这时候,贝儿才知道,卡迪在所有高级咖啡座,高级餐厅和酒楼,都有订座,怪不得连吃中饭,也可以施施然到餐厅。

遇见贝儿晚上要上课,卡迪一定要她吃得饱饱的,如果晚上卡迪没有应酬,(当然是生意上的了)卡迪会去接她下课,然后一起去吃夜宵。

贝儿的生活里,少了不他,也实在不能少了。

不是因为方便上、下班,不是因为中午不用排队买饭盒,而是贝儿看不见他就不快乐。

卡迪是唯一令她见了就开心的人,她欣赏他有动人的样貌和潇洒的风度,广阔的胸襟,有气量,待人真诚亲切,有正义感,肯为他人设想,又有宽恕的美德,他对工作认真负责,但是从不会为忙于做生意而忽视贝儿。他对贝儿体贴入微,他们思想接近,见解相同,多方面都很配合,最重要的,是卡迪非常尊重她,而且除了她,卡迪似乎没有别的女友。

谈恋爱的男女,是很快乐的,一阵和风,几点小雨,也足以构成罗曼蒂克的气氛。

贝儿夜校开始放假,她商科毕业了。

晚上,她很空闲,有足够的时间陪卡迪,卡迪只要没有工作,没有应酬,一定陪贝儿吃晚饭。

经理走过来,殷勤地问晚餐的味道是否令卡迪满意。

澄 庄

卡迪和他聊了几句。“高先生，三公子好像很久都没有来了，是不是对敝餐厅不大满意？”

“怎会呢？他去了日本，在那边和日本人合股开公司。”

“原来如此！他好像已经去了很久？”经理立刻展开笑容。

“差不多两个月，日本的事完了，他还要去欧洲，你恐怕要再等两个月才能见到他！”

“请代我问候三公子和太太。”

经理走开去，贝儿忍不住问：“谁是三公子？”

“我三哥，本来他们叫我四公子，我觉得很不顺耳，所以他们都叫我高先生。”卡迪摇摇头：“公子哥儿。”

“你不是说你三哥结了婚，办公事一去四个月，你三嫂一个人不寂寞吗？”

“三嫂和他一起去的，先去日本办公事，然后三哥陪三嫂去欧洲买时装。”

“夫妻倒是很恩爱。”

“他们感情的确很好，除非三哥出门三、四天，超过一个星期，一定把三嫂一起带出去。”

“那么说，做商人妇其实也不苦。”

“未必个个商人重利轻别离，我不喜欢到处跑，将来如果我出门，我也一样带着你。”

“你说什么？”贝儿低叫。

“我……”刚才卡迪是冲口而出，他想想就好笑：“对不起，我是说，假如我们结了婚。”

“啧！”贝儿满面通红：“谁答应嫁你？”

星期日，卡迪和贝儿去攀登狮子山，爬了一大半，看见一块大平石，贝儿倒在石上，呼呼的：“停一停好不好，

我脚软手麻了。”

卡迪解下背囊，开了一罐果汁递给她：“能攀那么高，你已经很有本事了。”

贝儿喝着果汁，一面看他：“你为什么神闲气定，气也不喘？”

“我攀登过许多山脉，特别难忘的是安迪斯山脉，它是世界最长的山脉。”

“在哪？”

“南美洲。”

“你真了不起，我还是第一次爬山，如果没有你跟我在一起，我早就吓得掉头就跑。”

卡迪在她身旁伏下：“那证明我具有安全感？”

贝儿瞧着他，深深地看，喃喃地说：“有时候，你像一个孩子，有时候，你又像一个巨人。”

卡迪轻抚着她那散在石上的长发：“你在我的眼中，永远是个小宝贝。”

“我经历过许多，心已老了！”

“我发觉你很喜欢缅怀过去，你知道吗？回忆令人颓丧、令人苍老。”他的手抚着她那弯弯的眉毛。

“只有坏的回忆才令人颓丧。”

“为什么不忘记它？”

“我正在努力。”

卡迪捧起她那粉红色的脸蛋，皮肤薄至吹弹得破，滑不留秋：“贝儿，我爱你！”

贝儿缓缓地垂下眼帘。

卡迪低下头吻她，他的吻是深情而浓烈的。这使贝儿想起了亚祖，亚祖的吻是占有和狂野，是想吞掉她而不是爱她。